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4月17日,由中国作协、江苏省委宣传部指导,江苏省作协主办的2026年“汉学家走读江苏”活动开幕式暨《声音与面孔》图书首发式在江苏南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中国作协副主席、江苏省作协主席毕飞宇,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副主席郑焱,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政府新闻办主任赵金松,以及李洱、金仁顺、陈先发、张楚、乔叶等中国作家和来自意大利、土耳其、墨西哥、瑞典等国的10位汉学家、翻译家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中国文学的翻译、出海等话题。开幕式由江苏省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鲁敏主持。

## 汉学家、翻译家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摆渡人”

李敬泽表示,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最宝贵的财富。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中外文明互学互鉴,将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作为重要使命,积极推动中外文化双向交流。全球文明倡议的提出,使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念进一步深入人心。汉学家、翻译家正是这一时代浪潮中不可或缺的“架桥人”。他们精通中外语言,既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又深谙世界审美需求,屡屡通过生动的阐释和精准的译介,让中国文学作品跨越语言和地域的界限,走进世界人民心中。此次活动邀请汉学家、翻译家们亲身在中国的大地上行走,有助于加深他们对中国的了解,进而更准确生动地翻译和书写中国故事。

“南京、苏州、无锡……在我看来,江苏的地名最为迷人。当我们在这里行走,感受这里的环境、人文和历史,就接近了江苏文学、中国文学。”毕飞宇从“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等诗句谈到自己对中国地名与文学之间关系的理解。古诗词中有许多与地名相伴而生的佳句,“中国地名的美感正在于此,它们承载着千年的历史记忆,藏着文人墨客的悲欢离合与诗意想象。比如潮州因韩愈的贬谪之路而添一分苍凉,岭南因苏轼的旷达情怀而多一份亲切。地名在文学的浸润下有了温度与生命,成为中华文脉可吟咏、可触摸的精神符号”。

郑焱表示,江苏地处长江下游、黄海之滨,自古便是人文荟萃之地。新时代江苏文学枝繁叶茂、佳作频现,以鲜活笔触描绘时代图景、彰显时代风貌,为中外文学交流互鉴提供了坚实支撑。近年来,江苏省作协积极推动优秀作品对外译介,依托中国作协国际文学交流中心(南京)举办了多项国际性、区域性文学交流活动。希望各位汉学家、翻译家能在此次江苏之行中收获灵感、增进友谊,用精湛译笔传递文学之美,用真诚对话拉近心灵距离,让更多读者通过文学读懂中国。

“正是因为汉学家们的努力,一代代中国作家才能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海外读者才能体会到中国故事中的人情冷暖,读懂中国文学的内核,理解中国为何选择这样一条发展道路。”中国作家代表李洱在发言中谈到,汉学家、翻译家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摆渡人”,在中国更好融入世界、世界更好理解中国的进程中,他们的努力与守望值得我们敬佩。文学是跨越地域与时空的对话,是不同经验之间的相互发现、相互发掘与相互成就,汉学家、翻译家正是这场对话中最温暖的传递者。

汉学家代表、英国翻译家韩斌在发言中分享了中文文学在世界范围内加速传播的喜人态势。她提到,近年来,译成英文出版的中国文学作品类型极为丰富,既有长篇小说小说,也有诗歌、非虚构、儿童文学、网络小说和科幻作品。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几年前作品被翻译成其他语言的中国作家还主要限于经典名家,且多借助英文转译;而如今,一些大型出版社已主动邀请翻译家推荐年轻作家,直接从中文翻译的作品数量也大幅增加。“这些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让世界读者认识到中国作家的创作风格,也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理解中国人生活与情感的窗口。”

开幕式上,小说集《声音与面孔》的中文版(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英文版(英国查思出版社)、西班牙语版(智利辛普雷门特出版社)和匈牙利文版(匈牙利约

# 在互学互鉴中探索文学传播新路径

二〇二六年「汉学家走读江苏」活动开幕——

□本报记者 杨茹涵

书亚出版社)四个版本同步首发。该书是江苏省作协“外译项目1+3”首次推出的成果,汇聚了房伟、曹寇、汤成难、杨莎妮、陆秀荔、朱婧、邓安庆、何荣、大头马、秦汝璧、庞羽、周于阳12位青年作家的短篇佳作。这些作品生动展现了当代中国青年对社会、人性和情感的深刻洞察,以及对文学边界的不断探索。

## “翻译就是翻山越岭送一碗水,碗里的水不会少,甚至还会更多”

在“跨越与抵达”主题论坛上,中国作家金仁顺、陈先发、张楚、乔叶与汉学家艾丽(意大利)、吉来(土耳其)、莉亚娜(墨西哥)、史艾米(瑞典)就文学译介与文化互鉴等内容展开对话。朱辉、胡弦担任论坛主持人。金仁顺谈到,过去二三十年,中国的变化速度超越了任何一个国家,我们一直生活在变化与跨越之中。“如今,许多文学作品被翻译出去,跨越语种、国家、地域、时间,抵达了更多读者。作为写作者,我们需要想好自己要‘跨越’到哪里去,需要好好写作、好好生活。”

陈先发更关注“抵达之难”之后的“抵达之美”。在他看来,中文作品在翻译过程面临着很多“抵达之难”,比如“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展现了烟雨朦胧和寺院密集的场景,但它要表达的不是景象,而是人在面对时间消逝时的失落感。“世界上的水互相分割,但海底的大地永远是相连的。人作为对自身有探索欲望的生命体,也有共通的情绪和感受。”

张楚分享了自己对土耳其文学的热爱,他对帕慕克《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中的“呼愁”概念感触至深。“呼愁”并非个人的孤独,而是一座城市的整体忧愁,是带有历史美感的美学,不提供清晰景象,却传递出朦胧的文化情绪。帕慕克的另一部作品《我的名字叫红》,以多视角叙事融合历史、侦探、爱情等元素,将细密画文化与悬疑故事相结合,展现出土耳其文学独特的叙事魅力。

“翻译的过程恰如翻山越岭送一碗水,一路走来,水一定会洒,但这有什么关系呢?天上会下雨,途中还有河。所以不必太担心,等送到目的地时,碗里的水不会少,甚至还会更多。运气好的话,水还可能变成酒呢。”乔叶引用葡萄牙作家若泽·路易斯·佩肖托关于翻译的论述谈到,国度、民族、性别、年龄的差异,往往会横亘在交流之间,汉学家、翻译家始终在努力打破这些壁垒,将其铺成道路,让文学与情感得以真正抵达彼此。

艾丽分享了自己课堂上发生的真实故事:“在现代文学课上,我们先读了沈从文小说的中文原文,然后分析了两个意大利译本。一位女生举手说:‘第一个译本就像一份草稿,没有感情,没有色彩,只是一份动作清单;第二个译本才真正富有诗意,能够打动人心。’我对她说:‘你说得对,这正是翻译最核心的地方。’翻译家的工作至关重要,如果翻译得不好,读者就无法与作品产生共情,再伟大的文学也难以真正抵达人心。”

吉来认为,对于译者来说,选择什么作品、选择哪位作者,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这最终取决于译者自己的判断——是追随市场热度,还是忠于文学的品质,每位翻译家都有自己的答案。

在莉亚娜看来,能够跨越山海与时空抵达心灵的文学作品,一定承载着丰富的信息与情感。它属于个体,也代表了一个民族在特定历史与地理背景中的精神气质与思维方式。

史艾米认为,翻译这个动作本身就包含了跨越与抵达,跨越语言的边界,世界的距离、不同的文化,同时让文本抵达新的语境、新的理解方式。“每一次翻译都会改变文本本身,抵达也从来不是完整的,而是不断变化和重构的,但文学的生命力正来自在自我和他者之间的不断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文学不是静止的,而是一个不断跨越与抵达的过程。”

此次活动将持续至4月23日,汉学家、翻译家们将走进南京、盐城、无锡等地,在行走中感受江苏深厚的文脉底蕴,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火花,在互学互鉴中探索文学翻译与国际传播的新路径。

## 书承千年文脉

(上接第1版)

社区周边、企业园区、交通枢纽、景区公园……“书房”扎根城市大地,全民阅读服务更加触手可及。

——补短板,阅读保障精准发力。“重点扶助农村地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欠发达地区的全民阅读”“增加农村阅读内容供给,优化农村阅读环境条件”“支持全民阅读无障碍设施建设”……翻开《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一条条精准保障、托底弱勢的举措令人心生暖意。

书香社会建设,一个也不能少。阅读的“全民化”,离不开阅读资源和服务均等化。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图书资源实现“一卡通”互通通达,乡镇居民在家门口即可享受与县城同等的阅读服务;广西南丰盘活农家书屋,同一本书在全县乡村学校之间轮转起来,学生不出校门就能读到不同农家书屋的藏书;江苏徐州各阅读场所积极推出适老化服务,配备放大镜、老花镜等便民物品……

将全民阅读促进工作落脚于服务广大群众,全民阅读的“最后一公里”,在公共文化服务的提质增效中不断缩短。

## 成风化人——“书香是一种氛围”

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从过去的书香世家讲到现在提倡建设书香校园、书香社会,饱含期待:“书香是一种氛围”氛围浓厚,成风化人。推进书香社会建设,关乎人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关乎整个民族和国家创新力创造力的培育。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谋深虑远:“如果我们不努力提高各方面的知识素养,不自觉学习各种科学文化知识,不主动加快知识更

## “把为人民写作当作终身功课”

(上接第1版)在他看来,“做人民的学生”就是与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记录这个时代的真实面貌。唯有如此,文学才能成为连接心灵的桥梁,彰显其时代价值。

卢一萍的创作始终践行着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理念。作为有时深耕小说与报告文学创作的作家,他有意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保持平衡:每写几年小说,便会投入报告文学的写作,以此作为走出书斋、深入现实的重要途径。“我愿意以这种‘笨拙’的方式深入生活现场,在行走与采访中了解时代与人的变化,这是非常珍贵的创作养分。”卢一萍说。

基层作家们在发言中分享了各自的心声。他们谈到,中国作协开展以“做人民的学生”为主题的作家活动周,亲民接地气,真正走进了基层写作者心里,让大家感受到文学界的关怀与温暖,期待此类活动能更多惠及基层、覆盖更多基层写作者。针对基层文学创作中存在的发表渠道窄、人才匮乏、缺乏指导等现实问题,大家提出加强阵地建设、建立结对帮扶机制、常态化开展文学进基层活动、评奖向基层适度倾斜等建议,“做人民的学生,就是要放下身段、深入生活,倾听心声、扎根群众,把人民当老师、把生活当课堂,把人民写作当作终身功课”。

毛广程在总结讲话中介绍了中国作协近年来推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工作,希望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始终牢记“国之大者”,深刻认识到文学创作不仅仅是个人事业,更是“经国之大业”,要走出小我、走向大我,善做人民的学生,把人民作为文学作品最高评判标准,勇于创新创造,主动拥抱新技术、新形态,不断提升作品思想深度与艺术水准。他表示,中国作协也将积极

## 香溢万里家国

新、优化知识结构、拓宽眼界和视野,那就难以增强本领,也就没有办法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

有书香的民族才有未来,重视和善于阅读的民族才有希望。当前,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浪潮席卷全球,知识更新速度越来越快,阅读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必须持续强化全民阅读工作,引导推动广大人民群众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丰沛的文化滋养。

强化全民阅读工作,要将推动青少年阅读作为重中之重。

重庆谢家湾学校,先唤醒校园的往往不是上课铃声,而是阅览室、树荫下、走廊转角此起彼伏的翻书声。在这里,阅读时间被纳入课程与课后服务安排,保障学生每天拥有足够的自主阅读时段。

“我年轻时读了不少文学作品,涉猎了当时能找到的各种书籍,不仅其中许多精彩章节、隽永文字至今记忆犹新,而且从中悟出了不少生活真谛。”读书对于青少年的滋养,习近平总书记有着切身体会。

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需要精心栽培。鲜明树立鼓励阅读的教育导向,加强对少年儿童阅读规律的研究和运用,积极开展家庭阅读、亲子阅读、校园阅读,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孩子们养成阅读习惯,快乐阅读,健康成长”的期许在亿万少年儿童心中生根发芽。

强化全民阅读工作,要源源不断提供优质内容。

今年3月,第六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获奖名单公布,《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马克思主义发展史》……120种出版物、50家先进出版单位、70名优秀出版人物获得出版“国奖”殊荣,彰显出版行业勃勃生机。

## 推广全民阅读,助力书香社会建设

回顾基层作家关切,竭诚为大家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用心用情做好服务工作,助力更多优秀文学作品的孕育和推出。

### 活动周期间,各项文学活动精彩纷呈、陆续开展,文学之花在旺苍尽情绽放。刘亮程走进旺苍中学,为师生们带来了生动的“春天一堂课”。他围绕“大地上的家乡”这一主题分享了自己对家乡的理解、认识与想象。

“无论在家乡还是异乡,每个人的身体里都藏着一个有时清晰、有时模糊的家乡。”在他看来,家乡不仅是人类的家园,也是万物共生的乐园,“当我们走进自然时,我们是自然界的闯入者,应当学会轻手轻脚、细声慢语,不让自己声音高于树叶沙沙的响声。要花费时间去认识家乡的树木和鸟类,我们尊重自然、与其产生联结的方式就是为自然中的每一只鸟、每一株草木取名”。他谈到,读书时可以先读家乡的书,把家乡读成世界,最终再把世界读成家乡。

现场有教师在互动时说,当今社会节奏快,人们有时面临焦虑情绪,即使通过读书能获得一定的治愈感,仍感烦恼不少。刘亮程温情回应说,焦虑如同“一棵你不喜欢的草木”,作为写作者,并不是要化解焦虑,而是呈现生命的本真状态。在《一个人的村庄》中,他写下一个回到曾经生活的村庄,看到“太阳、月亮早已经走失,万物消失,连尘埃都不再飘动”的景象。面对一片已然消失的生活,作家需要重新唤醒它,文学表达的正是人身上五味杂陈的情绪,最终他在被遗弃的村庄里,用文学创造出一个精神家园。

“为人民提供更多优秀精神文化产品,善莫大焉。”站在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产业规划和政策,不断扩大优质文化产品供给。

导向明确,纲举目张。面向未来,必须着力提高出版品质,推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用精品出版物激发阅读兴趣、提升阅读品位,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阅读需求。

强化全民阅读工作,要持之以恒加大阅读保障。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昆玉市,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这里的群众一度生活单调,日落而息。2020年,由北京援建的“三馆一中心”投入使用,图书馆的阶梯阅读区逐渐成为人们晚上捧书静读的好去处。“要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面和适用性”“实施文化惠民工程,积极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把更多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送到群众身边”……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保障全民阅读提供明确遵循。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提出,有计划地设置覆盖城乡、实用便利、服务高效的全民阅读设施。不断将条例部署落到实处,持续优化阅读设施配置,整合文化服务资源,为不同人群创造更好阅读条件,越来越多人把读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绵绵用力,久久为功;书香氤氲,醇厚流光。

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下,不断将全民阅读工作引向深入,让全社会都参与到阅读中来,必将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铸就深厚的文化底色、提供持久的精神力量。

(新华社北京4月19日电)

在“名编面对面:现场改稿会”上,顾建平、文苏皖、赵晓梦、段爱松、刘威等名刊编辑篇小说、散文、诗歌三组,针对广元及旺苍的基层作家作品中的情节设置、语言表达、主题挖掘等方面提出具体的修改建议。基层作家们纷纷表示,改稿活动搭建起基层写作者与名刊编辑对话的桥梁,让他们清晰认识到写作中的不足,也学到了实用的创作技巧,对提升自身写作水平帮助很大。

作家们还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学在场”活动:走进旺苍红军城,参观革命旧址、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革命先辈的家国情怀;走进盐河镇、米仓山镇,实地探访当地生态保护成果,感受旺苍“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改稿活动搭建起基层写作者与名刊编辑对话的桥梁,让他们清晰认识到写作中的不足,也学到了实用的创作技巧,对提升自身写作水平帮助很大。

此外,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张文敬、重庆文学院专业作家李姗姗走进旺苍县图书馆(地质科普阅览室),围绕生态保护、文学创作等主题开展讲座,为旺苍市民带来文学、中国广播电视艺术资料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张海龙、《红岩》编辑部主任吴佳骏在红城书画院分享创作心得,引导广大群众热爱文学、阅读文学,进一步推广全民阅读,助力书香社会建设。

本期作家活动周由中国作协创联部、小说选刊杂志社、四川省作协、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广元市委宣传部、广元市作协、旺苍县委县政府承办,四川省作协创联部、四川省生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广元市生态环境局、旺苍县委宣传部、旺苍县作协协办。

当下关于治学的讨论中,“治学何为”“应该治什么样的学”等议题反复被提及。在复杂而多变的现实世界,我们做学问应当以什么为尺度?

这并非一个新问题。早在清末民初,现代学术尚未定型之时,王国维便在《国学丛刊序》中,重新界定了“学”得以成立的条件。在这篇文章中,王国维否定了当时流行的学术合法性论辩方式,提出“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这一判断,并非意在抹平差异,更不是采取一种调和立场,而是拒绝既有学术研究的提问方式。在王国维看来,一旦以新旧、中西或有用无用来界定学术,讨论便已偏离了学术自身的问题意识。换言之,当时代、地域或功用等外在标准被提前设定为“学”得以成立的前提时,所谓学术本身,便已在不知不觉中被消解。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国学丛刊序》并不是一篇关于文化立场或学派取向的宣言,而是一种方法论层面的澄清。王国维所看重的,并不是应当选择哪一种学问,而是应当如何理解“学”本身。他试图将学术从新旧、中西、有用无用的立场之中抽离出来,重新安置在问题意识与认识方式之上。换言之,学问是否有价值,不取决于其外在归属,而取决于它是否真正进入问题、是否在认识过程中经得起检验。

不过,这种对评价标准的“回收”,并不意味着学问可以脱离现实而存在。毋庸置疑,学问生发于现实社会之中,研究者的处境、关切与经验,都会在不同程度上进入其问题选择与论证方式之中。而王国维所反对的,是学问与现实的关系被简化为立刻可见的功效益断。学问的现实意

## ■声音

义,并不等同于即时转化的能力,而更多地体现在它对真实问题的解释深度,以及在更长时间尺度中所产生的影响。

也正因如此,新旧、中西、有用无用,都只能作为理解学问的背景条件,而不能上升为裁定学问价值的根本标准。如何在承认现实嵌入的必然性的同时,不让功利标准预先限定学术展开的方向,正是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中所试图回答的关键问题,也为后文关于“新旧、中西”以及“有用无用”的讨论,提供了必要的出发点。

在《国学丛刊序》中,王国维对“新旧”“中西”标准的否定,首先并不是出于立场选择,而是一种更为根本的认识论判断。新与旧、中西与西,原本只是对知识生产时间、来源与文化背景的描述,可帮助我们理解学问生成的情境,却不足以构成判断学问是否成立的最终标准。一旦这些区分被用以判断学问的价值,讨论便已偏离学问本身,而转向对标签的取舍。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王国维举例说:“治《毛诗》《尔雅》者,不能不通天文博物诸学;而治博物学者,苟质以《诗》《雅》草木之名状而不知焉,则于此学固未为善。必如西人之推算日食,证梁虞翻、唐一行之说,以明《竹书纪年》之非伪;由《大

## 为学问确立更为根本的尺度

□张颖

唐西域记》以发见释迦之支墓,斯为得矣。”在他看来,所谓中西之别,只是可供调动的知识资源,而非预设的价值立场。中西、新旧的会通,不是态度,而是问题驱动下的互证。换言之,当研究真正面对真问题本身时,知识的来源与传统便不再构成界限,而成为相互印证、彼此补充的条件。

因此,“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并非否认历史差异或文化差异,而是强调,差异本身不足以说明学问的正当性,新旧之分指向时间位置,中西之别指向文化背景,但时间与空间本身,并不能转化为学问的正当性依据。若以“新”为进步、以“西”为科学,或反之,则在尚未进入问题之前,便预设了结论。事实上,用新旧、中西来裁定学问,本身正是不知学问为何物的表现。它意味着讨论者并未真正进入学问的内在结构,而是停留在对外部属性的比较之中。这种以标签代替问题、以立场代替认识的价值倾向,是王国维所反对的治学路径。在他看来,学问一旦被如此处理,便不再以求知为目的,而沦为某种观念对立的工具。

从这一角度看,《国学丛刊序》并不是在为某一类学问辩护,而是在为“学问如何被判断”设定底线。新旧、中西只能作为理解学问的背景条件,

而不能上升为裁定学问价值的根本尺度。学问之所以为学问,正在于它必须回到问题本身,而不是依附于任何分类框架。唯有在摆脱这些外在标签之后,学问才可能真正展开。

相较于“新旧”“中西”等外在标签之争,“有用无用”之辩对学问的影响更为深刻,也更具迷惑性和危险性。一旦“是否有用”被提前设定为学问成立的条件,研究便围绕预期效果与可见回报展开,学问的节奏与方向由此被外部因素所牵引。判断学问“有用”与否,也随之被简化为是否能够迅速兑现为某种可量化的成果,而不再关心它是否真正深化了对社会生活的理解。

在这一背景下,王国维所提出的“凡学皆无用也,皆有有用”命题,并非否认学问终将产生现实效用,而是对功利标准前置的明确拒绝。在王国维看来,学问的价值无法在研究之初便被预设,它往往需要经历一段看似“无用”的积累过程,才能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中逐渐显现其意义。

基于此,我们应该坚持这样的学术伦理立场:真正的学问,必须允许研究在一段时间内承受“无用”的状态,允许探索在尚未被理解、尚未被认可的情形中持续推进,并为这种探索保留必要的时间与空间条件。对学问而言,耐心与积累

并非附属品质,而是其得以成立的必要条件。正是在这种看似缓慢的推进中,认识才能逐步展开,问题才能获得应有的复杂度。

当然,哲学社会科学不可能脱离现实社会而存在,研究者始终生活在具体的历史与现实之中,其问题选择与理论关切不可避免地带有社会印记。真正具有持久影响力的学问,往往并非为少数人服务的技术成果,而是在回应人类所共同面临的问题中逐步形成。学问之所以为学问,正在于它通过对问题本身的深入探究,参与对社会生活的理解,并在实践与历史的检验中显现其价值。

从这一角度看,“有用无用”之争极易诱导一种短期化的学术取向。当学问被要求迅速显现价值,研究便倾向于选择那些回报路径清晰、评价结果可预期的方向,而对基础性、探索性问题则日益缺乏耐心。久而久之,学术不再以拓展认识边界为目标,而转向对既有结论的反复应用与包装。

因此,我们需要为学问确立一种更为根本、长远的尺度。学问是否成立,在于它是否真正进入问题,是否服务于对社会生活的深刻理解,是否能够回应人类更为广泛而持久的共同关切。唯有在这样的尺度之下,学问才能恢复其应有的节奏,也才能在长期积累中产生更为深远的现实意义。今天,我们从从事学术研究的时候,尤其需要心怀“国之大者”,着眼于那些根本性的问题,在重大问题上立论,在复杂处境中提供解释,在长期积累中形成经得起实践与历史检验的原创理论。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